

四書刪正四冊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四	八	二	四
		六	三
		一	六
			一

四三六一
二六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61
冊數	4 (3)
函號	277 179





孟子上

宋朱熹集註

明袁黃刪正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甲禮招賢故
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遠千

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利
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此

章之大旨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

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

乘去聲屢於豔反○君子陳王道只論是非不論利害註言求利之害恐非且下節云仁義未嘗不利則孟子亦言利矣

仁不遺親義不後君自是王者太公之政不必言親戴於已

樂音洛篇內同

誣音棘應音憂鶴詩作鴛戶角及於音鳥○不日漢語謂不典期日典下勿亟相應最是若不終日而成恐無此理如以為不終日當在子來之後不當在勿亟之前矣

說苑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万物之始也時說以速成為最大非

言音曷喪去声女音汝

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

此明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萬乘之國謂天子千乘之家乃天子之公卿千乘之國謂諸侯百乘之家乃諸侯之大夫也

弑下殺上也蹙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明亦有仁義之意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以結上文○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

乎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

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

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

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

能樂也此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

臺篇經量度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

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也濯二肥澤貌鶴二潔白也誓曰時日害喪予

貌於歎美辭勿蒲也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池臺鳥獸豈

能獨樂哉此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

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害何也樂

嘗自比于日民怨其虐因欲與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 ○梁惠王曰寡

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

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

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

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菑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

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

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

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

是亦走也曰王知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

好去声填音田

國也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

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

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

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不可勝食言多

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窞下之地水所聚也以時入謂俟草木零落而後斧斤入也此為治

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也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養生送

死無憾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

勝音升數音促吾音古滂音烏

衣去声畜許六反數去声王去声凡有天下者人稱之則曰王平声撫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声後皆放此○衣帛食肉必五十七者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

庠序而孝悌之義已明矣故欲其申之申者重明也非徒丁寧及稷而已謹字重王學術言學術一差人心大壞故欲其謹

孝五表友刺七亦友

挺徒頂友

惡之之惡去声惡在之惡平声

偏音勇為去聲

孟子上

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

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庠序皆重也頒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責任在背戴任在首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負戴於道路矣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此王道之成也狗彘食人

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

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

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 稔餓死人也發七倉以賑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修政天下之民至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

挺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

而王答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

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以養禽獸而使民飢而死則無異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

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何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

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偏從 葬木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酒與洗同

省所梗反歛易並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深
字易字修字暇日字當玩曰深易便見其得力
處曰暇日便見有休息氣索此戰國所少者

偶人也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故孔子惡其
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備者但
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梁惠王曰晉國天
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
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耻之願此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韓趙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
晉國此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孟
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王如施
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
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
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養去聲

夫音扶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定于一非定于一
廢乃定于一人也故囚王問而對以不嗜殺人
者一字在人身上就心說凡出于心之所同者
最一故定好生是心之所同所謂一也吾以
一倡彼以一應而截然如歸而更無有不齊者
自此心之外別有所作為便多參差而民亦以
參差應之天下惡乎一

省刑罰薄稅歛仁政之
大目也易治也耨耕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
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
敵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
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
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
而已忍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出語人曰望之不
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
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不似人君不見所畏
言其無威儀也卒然
急遽之貌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

夫音扶淳音勃油當作

經書出業之事誠聖門所不道

之嗜其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

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

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

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

下沛然誰能禦之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齊宣王問曰齊

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孟子

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

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無已必欲言

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

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蒼寡人者可以

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

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

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

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郤也觶觶恐懼貌曰有之曰

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舍事問德齊王進矣

斲音核舍上声斲音斛觶音速與平声

此下察識

絕平声

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也擴而充之可以

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

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

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知百姓所識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

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

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

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

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

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聲謂將死而哀鳴也王說曰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

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

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遠去声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孟子

卷之七

七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此下擴充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吉折之舌反○折枝即禮所謂磬折腰肢也蓋枝與肢通作支身暢于四支是也為長者折腰禮所當足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无謂

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復白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

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運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也御治也古人由親親而推以仁民又推其餘及於愛物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權稱錘也度丈尺也抑王與甲度之謂稱量之也

與平聲

度之度待洛反

與平声○快于心說得甚好又激動其不忍之心

與平声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声便令皆平声辟與闕同朝音潮

甚與聞與之與平声○殆蓋皆承上之詞非發語詞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發語辭

士戰士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

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曰王之所大

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

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

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

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

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便嬖近習嬖倖

之人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

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

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

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

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

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存齊地其方千里是以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

朝音朝賈音古邇與訟同

恒與昏同

恒胡登又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王天下之本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業也士管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

畜許六反下同

治平声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声為已理之義者去声後皆放此

之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

音見前篇

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

梁惠王章句下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声下同好去声篇內並同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莊暴齊臣庶幾近辭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

聞與之與平声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

為去声

糜子六反類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人之常情也臣請為王言樂此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

病與之與平声同樂之樂音洛

與百姓同樂正是好樂之本孟子之言不但救時急務道理實是如此范氏註不可用

園音又傳且恋反

芻音初莠音饒

阱才性反

四書明正

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

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鐘

管籥皆樂器舉皆也疾首頭痛也鼓今王鼓樂

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

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

他與民同樂也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齊

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囿者畜育鳥獸之所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

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

亦宜乎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

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

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

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

孟子

十一

德音童獨音育句音鈞

梁音洛○以理釋天不是正訓此天字即詩畏天之威天字分明指上天說自然合理亦發樂天不透天无不覆幬而仁者樂此兼覆之量欣然與太虛同度而絕無計較強弱之私也保天下不是氣象乃是笑能如此

好去声下同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声

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

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

事大故大王事德嚮句踐事吳句踐越王名以大

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

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天者理而已矣大之事小小之

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故能保天下制節謹度不敢縱逸故能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

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人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

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

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

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驚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也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

止也徂往也徂莒謂密人往侵阮共之衆也遏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大勇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書周書泰誓篇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

密上須也密須之人逆拒王命侵逼阮共之二國文王赫然振怒整飭師旅以遏絕其往莒者註謂侵阮徂共之衆則所徂者止于共也俱矣

衡典橫同

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
志而作亂者乎衡行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
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

宮王曰賢者亦有樂此乎孟子對曰有人不

得則非其上矣雪宮離宮名不得而非其上者非

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

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

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亦然昔者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

朝音潮放上声

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

觀也晏子齊臣轉附朝舞皆山名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邑名觀遊也晏子對

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

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述陳也省視也斂收

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

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讒民乃作慝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今謂

樂者洛下同○玩下非其上等語賢者宜指賢

天下對已說謂吾之憂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也註全在效驗上說非責重人君之意不敢改者便作文耳

符舒救反省悉井反

萌占縣反○糧食即所以供師者舊謂師從君行皆裹乾糧而往故註以為糗糲之屬非也

晏子時也師衆也眊也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

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

厭平聲○樂書云順流而下以忘反則其樂無所嬰宿故謂之流遡流而上以忘反則其樂莫知紀極故謂之連從獸無厭則其行妨而不治故謂之荒樂酒無厭則其行喪而不存故謂之亡解得甚明

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行去聲○既說先王無流連之樂則惟君所行者正行此無流連之樂者且註不當以二者平言時文久已不然故易之

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音教六反

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首民也從亡倉廩也太

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二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

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其心何所過哉孟子釋之以為是乃愛其君者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

乎明堂在泰山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

不當居之也王問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

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明堂王者出政之所

也能行王政則天子可復望其巡狩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

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闢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

夫音扶○此節不是孟子勸齊王為天子乃是勸齊王行王政大意謂今天子不巡狩而明堂為虛器者王政不行也能行王政則衰世之治可以復興而天子可復望其巡狩矣何必毀此堂哉

與平聲琴音勢鰥姑頑反寄工可反筑音瓊

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

人哀此弊獨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閔謂道路之閉市謂都邑之

市譏察也征稅也澤謂滄水梁謂魚梁與民

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止其身不及

妻子也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

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笱

可也榮

困悴貌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

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

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

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

餼音候橐音託或詩作橐音集

大音泰

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公劉

之魯孫也詩大雅公劉篇積也餼乾糧

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

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也

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於幽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

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

於王何有

詩大雅綿之篇古公大王本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

難也滸水涯也岐山下姜女大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大王好

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

比必二及

治去声

累世勳舊之臣是世官非世臣也必如伊陟象
去召虎是似之類必能尽臣道而聞望可称干
世者親臣亦不是人君親信之臣若虞廷之服
肱周室之承弼能布腹心而與聞密勿謀諛者

舍上声

與乎声○賢人在下而吾登用之是使卑喻尊
近在遠而吾親之是使疏喻戚註言尊者親者
未必賢是指舊日所用之人說蓋使舊日所用
皆賢則今日卑者雖進而未必踰尊者雖用
而未必踰戚故須如此說也解者乃謂今日尊
者親者未必賢則後日必進疏遠之臣而代之
多了幾番曲折題意一發不明故刪之

去上声

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友也

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託寄也此及也

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

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見

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

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親臣君所親信之臣此言喬木世臣皆故

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之人今日有亡而不知者則

無親臣矣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况世臣乎

謂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喻尊

疏喻戚可不慎與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 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

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

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狹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所謂

傳直恋反

勝平声夫音扶舍上声女音汝下同

天命天討皆非人君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放置也曰臣弑其君可乎禁紂天子湯武

諸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

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害

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

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

離不復以為君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

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

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

其任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

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巨室大宮也工師

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匠人之長匠人衆

李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

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

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

玉哉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

工也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

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齊人伐燕勝之

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齊人伐燕勝之

燕王曾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

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

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

鎰音溢○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

乘去声下同

單音丹食音嗣

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運轉也言齊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竟五禮及後朝禮及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兩引書皆商書仲虺文也一征初征也信之信共志在救民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蘇復生也此言湯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天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係累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作地并

累力追及○畏即千里畏人之畏註以是字代之忌字还在後一步

旄此耄同倪五稽又

聞胡弄反勝平声長上声下同

幾上声夫音扶

燕而增一倍之地也此言齊不免以千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

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

可及止也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掠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

木發而止之也○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

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

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

可也聞聞聲也穆公鄒君也長上謂有司也孟子對曰凶年饑

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

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管子曰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轉餓餓轉而死也君行仁政斯

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歛而不知恤民

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滕文公問曰滕小

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孟子對曰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

可為也一謂一說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

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

其偏已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四書

邠與薛同

長上註專指有司說蓋承前疾視其長上之死說來也今說者欲兼君在內非是

間去声

夫音扶強上声○可繼註謂今後世可繼續而行却就事上說了非也只是為可繼其所垂之後而畜延宗祀且此處創業垂統與別處不同此乃避難近國而另自創業者故須以延宗祀為主

屬音燭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名 外地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

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
何哉強為善而已矣
創造統緒也彼齊也 ○滕文公問

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

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

歸市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

以其養人者害人也邑作 或曰世守也非身

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也 君請擇

於斯二者○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

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

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

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

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乘去声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声

為去声沮慈呂反尼女一反焉於虔反○昔伊川在朝其姪謗之甚醜眾以其非同志不信也後邢恕至復謗其行无完膚遂遭論列而有涪州之行愛之者曰先生之行皆姪子與邢七之為耳伊川曰姪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允臧氏此語分明勝孟子窃謂孟子說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便該歇口不說臧氏之子二句更覺醞藉有含蓄

復扶又反

楚子六反輓音弗又音勃曾並音增○註以曾西為曾子之孫悞也按經典序錄云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是可考楚開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為曾申無疑

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

辭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

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

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

美也曰非所為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仕

於魯三鼎士祭禮

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

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

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

使予不遇哉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許猶期也孟子曰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

子而已不復知

或問平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

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爾何魯

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

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魯比

子爲之爲去聲

與平聲

王去聲由猶通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予於是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

則也烈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

願之乎曰孟子言也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

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顯顯名也曰以齊

王由反手也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

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

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

則文王不足法與滋益也曰文王何可當也由

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

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

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

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

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

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當猶敵也齊人有

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

時今時則易然也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

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

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

朝音潮南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鎡音茲

辟與開同

郵音尤○德行之速本時勢易說孔子未必有此意引之者然也若不本時勢說則文王之百年未洽者胡其不速欤

乘去声

相去声○動心最細只隱微畧有所移意氣畧有所加便是非必恐懼疑惑也朱子恐其疑感四字從知言養氣上生出來然當公孫丑發問時何嘗知孟子之知言養氣而遽有是意哉

賁音奔

黜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声○膚撓目逃不可添被刺之說明理者自知之李云不膚撓不目逃是孟子畫出北宮騶底像其膚撓然而不撓其目凝然而不逃無被刺之說或云其勇不可犯不至於被刺而撓且逃又多了一層不似孟子語氣

禦也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若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其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驛也郵駟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論困苦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

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賁勇士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心有主則北宮騶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是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膚撓肌膚撓屈也目

逃目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子曰夫自出於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賁勇士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心有主則北宮騶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是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膚撓肌膚撓屈也目

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膚撓肌膚撓屈也目逃目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舍去声下同○以施為發語声雖是古註然却無理之甚

云○子夏篤信聖人此語未然若能篤信聖人其學必用心于內矣敵者何以似之子夏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悅在外者也黜務敵人是敵在外者故與子夏之悅在外者相似

好去声喘之喘反

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會合戰也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黶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敵入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氣象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喘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夫懼之也往往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

聞與之與平声夫志之夫音扶○告子不得于言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勿求于氣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告子不願得不得只要勿求孟子不願求不求只要謙于心其差別甚遠註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非是

如曾子之守約也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會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曰敢問夫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孟子誦告子之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耳若論其極則志固為氣之將帥然氣亦克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為至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

夫音扶

惡平声○知言從心知性來甚有源委言之
合理者易知當時處士橫議其似是而非者最
難辨宜重邪與非一邊觀波辭一節可見以善
養為復其初亦是氣本浩然直養之無害之而
已矣非有所加也

註體段是指剛大的模樣本來如此非体用之
体學者泥之而以此節為体下節為用非也至
大是際天踏地無一處不包故曰初無限重至
剛是死生利害無一些可壓故曰不可屈撓氣
即心体作用處其力量原自剛大塞于天地之
間只是不虧損他本來力量耳

餒奴罪友○配者合一之謂不重有助言有助
則二矣謂此浩然者非徒氣也乃與道義合一
者若無道義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集註皆悞
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
則是其初不合養後方合耳又言若無此氣則
其一時所為未必不出于道義然其体有所不
克則亦不免于疑悞而不足以有為矣是言無
氣雖有道義而不可行分明認氣與道義作二
物下文言集義所生分明言此氣從道義而有
者其初原自合一下文言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分明說無義則氣餒本文說得甚明白而解者
與之相反可怪
慊口篋口劫二反○集義是事事求慊于心從
本體上做工夫義襲是事事求合乎義蓋以義
為美而襲取于外從形迹上比擬也行有不慊
於心申明集義所生義外申明義襲而取註以
集義為事事皆合于義則遺心而論事與下慊
于心不類矣一事偶合本文原無此意

其志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內外本末
交相培養則孟子不動心之大畧也 既曰

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

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

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壹專一也蹶顛
趨也趨走也 敢

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 知言者盡心知性而究極其所謂之極也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克者

善養復其初也知言則明夫道義而於事無
所疑養氣則配夫道義而於事無所懼所以

常大任而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不動心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獨得而無形聲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之驗故難言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至
剛不可屈撓蓋天

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
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焉

以害之則本體不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

虧而克塞無間矣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

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
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克体

是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

外之也 集會合也襲掩取也生者從內而出
得於言勿求於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

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

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

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

長上吉樞鳥八反舍上声○此是孟子學問之入細處人不是用意便是忘懷總用意便是助忘懷便是忘舍此二途更無措手處義在心而不在于事然離事求心便非聖學故曰必有事焉助靜必有事要隨事做工夫勿正勿忘勿助是也調停火候

忘之弊易知而害之弊尤甚故以掘苗喻之上言直養無害此言有害正相應非徒為告子強制其心而發也

誤皮寄反復扶又反

行去声

惡平声夫聖之夫音扶○學不厭則義理昭融萬境澄澈故智教不倦則物我一体慈愛周流故仁不必分人已

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掘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有所事也正預期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克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悶憂也掘拔也茫茫無知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掘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

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於我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皆公孫且問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善言也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驚也此夫子指孔子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体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

舍上声

治去声

與平声朝音潮○得百里二句是極盛行一不
義三句是心正根本節目作一事說非截然二
事也

汗音蛙好去声

賢於堯舜論學術不論事功

堙大結友潦音老

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曰姑舍是不欲以數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

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

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

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

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

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德

心正聖人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

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下也三子智

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

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見

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

有夫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

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

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封也

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也○孟子曰以力假

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

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

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也以力服人者本

德行仁則自得於心者推之也

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

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

有聲之篇○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

無思不服思是心思無一人的心思不服即中
心悅而誠服之謂也或云王者念頭到處人便
服故云無思不服前說穩

惡去声下同

閒音閑○註言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按國
家一日万机寧能無事曰閒暇者乃指無敵國
外侮而言非謂本國無事也

微直列反土音杜綱音稠繆武彪反

般音繁樂音洛教音傲

孽魚列反

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此因其

情而進以疆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能有才者詩

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綱繆牖戶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幽風鴉鴉篇迨及

之皮也綱繆纏綿補葺也予鳥自謂也周公

以鳥之為巢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

之孔子讀而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

教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篇求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巳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此言禍之自巳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傑才德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則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氓民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曰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氓音盲○氓字从亡从民蓋逃亡之民也周禮比治下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民以土宜教民此皆指流來之民說故曰新氓之治註新徙來者也陳相自楚之滕曰願受一廛而爲氓此曰天下之民願爲之氓亦是去其本國而來者也

不忍人人字重看人與人是何胞故不忍之心最切惟其最切則必軫念而求全之故緊承先王二句見其發之必然也以不忍人之心三句見其施之極易也

朝音潮

休音動內讀為納要平声應去声下同

皆有休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
 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
 聲而然也乍猶忽也休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給也要求也声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羞耻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緒也人之
 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

擴音廓○擴充之說人皆誤解前乍見孺子孟
 子指點真心示人正以死納交要譽惡志之念
 無別念處始是真心擴充正欲時時是此心時
 時無雜念如火之始然不必在外而尋些火來
 幫助他只莫撲滅之而已水之始達不必在外
 而尋些水來增益他只要不壅塞之而已只因
 註中一个推字遂覺安排全不是本來真心矣

函音含

焉於度及夫音扶○尊爵只說其至貴而不可
 喪安宅只說其寧居而不可商註得之最先非
 也天命之性一齊稟受豈有先付以仁而万善
 在後之理本心全体之德於安宅亦不切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
 者也四体人之所必有者自謂不能物欲蔽之耳比有四端於我
 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擴不蔽之意充滿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
 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
 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孔子
 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
 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由與猶同

甲去聲

舍上聲樂音洛○舍已從人二句原一直說下
從人即是取人故下節只說取于人註云已未
善則舍以從人人有善則取之于已平對甚非
况舜是大聖善待夫善而後舍則所舍者少矣
惟聖心至虛雖善亦舍忘其善否非忘人已而
一味從人所以為大玉辰墨卷並無一人依註

對做
子路聞過則喜豈不能舍已從人禹聞善即拜
取人豈有不樂喜聞過而不能舍已從人則其
喜為偽喜矣拜善言而不能樂取善則其拜也
為徒拜矣然使子路與禹而能舍已從已樂取
人善又何以見舜之大乎舜之所以為大全在
耕稼陶漁為帝無非取于人者自下而上一生
只是取人並未嘗一毫自用視彼善自聞來過
自告人者相去不大有遠庭即子路聞過則喜
固極真切然人不告特作何商豈惟舜則不待
人言而心常虛所以為大也

朝音潮惡上去聲下如字免莫罪反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
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又孟
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不仁不智
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為役由亏人而
耻為亏人而耻為矢也以不仁故不智不
智故不知禮義之
所如耻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耻心而
引之志於仁也仁者
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
者及求諸已而已矣○孟子曰子路人告之
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
其勇於自修如此禹聞善言則
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
於人以為善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
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

不為私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
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
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授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
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
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
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
免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
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塗泥也望望去
而不顧之貌免
也汗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

佚音逸祖音但湯言錫裸魯吳文程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進不隱賢言進居其位見賢必薦而不隱也必以其道言行事必以其道非其道不行也註以不隱賢為不枉道似與下句重登矣作文須依

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免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皆造其極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天時註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恐未必然只說利于攻戰之時為正

夫音扶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謂天時于攻戰之時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城外環圍也言城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葦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

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

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

勝矣○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

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

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記疾以召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

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

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

也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

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

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

無歸而造於朝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仲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

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

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

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

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曰否

要平声

惡平声下同○云爾二字宜屬下讀

夫音扶下同

與平声嫌口筆反長上声○嫌字作快足亦可謂快足于仁義也作文依註

樂音洛

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慊恨也少也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大有為之君大有作

好去声

管仲且猶不可召直說王霸之佐不同乃孟子以道德日重之本意註在賓師之位云云不可從

四書冊五

孟子

為非常之君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受學師之也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所受教謂已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

賚徐亦反

為兵之為去声

焉於虔反

去上声

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

好金也一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當在宋也

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賚辭曰餽賚予何為

不受賚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

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

以戒備之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

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取猶致也○孟子

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

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平陸齊下邑大夫邑宰也

伍行列也去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

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子

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大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

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

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

也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

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

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

也為都治邑也○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

幾上声

為去声死與之與平声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声○註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此左傳文也今云王之為都當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不然豈五處皆立宗廟耶不通矣

蜚音邊畫烏花友為去声與平声

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

可以言與蜚畫齊大夫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

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蜚畫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

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為蜚畫則善矣所以自

為則吾不知也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

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為卿於

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

蓋世蓋友見音現

為去声

朝暮見友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邑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友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

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友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

言哉齊卿謂驪也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友於齊止於嬴克虞請

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

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

葬於魯嬴齊南邑克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嚴急也木棺木以太也曰

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

夫音扶○孟子為卿而出弔正卿也王驪以大

夫而輔行即次卿也恐不必言攝卿以行

稱去声

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薄尺寸也中占周公制禮時也梓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

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且比化者無使土

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收快也吾聞

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

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

比必二反校音效

伐與之與乎声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

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

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

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

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

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

伐燕何為勸之哉

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燕人

惡監皆平声

與平声

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

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

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

賈請見而解之陳賈齊大夫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弟管叔蔡

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

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

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

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宜者天理人情所宜有也知周公之過為宜則外此便有不宜者矣且古之君

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

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順

遂也更改也辭辭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孟

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

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

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

更平声○註責賈不能勉君意不可露出

朝音潮

為去声

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
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齊臣也中國當

做也式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法也

夫音扶應平声

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孟子曰然夫時子惡

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

為欲富乎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

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

富亦不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

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

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斷岡壘

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古之為市者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

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

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

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

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

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孟子

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去齊宿於書書齊西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

言不應隱几而卧隱憑也客坐而言客不悅

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

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

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為去声下同隱於漸反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声

長上聲

語去聲○尹士三訊孟子一曰不明二曰于澤
三曰濡滯孟子只辨濡滯而餘二者帶言之曰
王由足用為善則非不明曰天下之民舉安則
非于澤

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
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

思常使人候何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君左右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為

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者孟子自稱也○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

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

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恩高子以告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曰

大音扶下同惡平聲

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

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予豈若

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怒意

悻形項反見音現

夫音扶舍上声○註以憂世之志樂天之誠對說非也此節全重憂世謂我今日所以不豫者正以天未欲乎治天下也如欲乎治則今日不能舍我又何不豫之有惟其不然故不免于有憂也若須世用而後樂又何得為樂天之誠乎

始見即有去志何為三宿出晝哉始也見而不合即不欲留既也見王足用為善則又逡巡而不忍去賢者之不輕絕人如此

復扶又反夫音扶○而已矣三字最有味不是前言已足無復他說乃是性只至一更無兩箇也
觀古覓友一

也窮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孟子去齊

克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脫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

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名世謂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也由

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

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言當此時

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乎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

古之道乎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

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

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

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世子自楚

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

而已矣古今聖愚本同一性故言道一也成覿謂齊景公曰

莫旬反眩音懸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何畏彼哉顏淵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

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

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魯賢人文王我師蓋周公之言今滕絕長補

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絕猶截也瞑眩憤亂滕定公薨世子

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

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

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

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

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當時諸侯莫能行古

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

之情非自外至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

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

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

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

齊音資疏所居及飭諸延反

四書冊正

孟子上

四十二

好為皆去声復扶又反歆川悅反

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
 上世以來有所傳受不可改也 謂然友曰
 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
 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
 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
 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足我也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歆飲也深墨深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偃仆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又命世子曰然

絢音陶亟紀力反○此章文字極佳前段滕文
 公問為國後段畢戰問井地兩段大勢聯絡參
 錯照應前段結以新子之國國字與問為國字
 相照應後段則在君與子矣又與子之君一句
 相照應將行仁政與前段焉有仁人相對看暴
 君汚吏與賢者相對看恭儉二字是礼下取民
 根子礼下取民是分田制祿根子夏后氏一節
 言取民夫世祿一節言制祿而又徵之以助法
 之當行及學校之當設文甚錯綜後段曰井地
 曰穀祿曰野人君子曰圭田曰餘夫之田皆與
 礼下取民有制相照應

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
 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
 有命令教戒也可謂
曰知謂世子知禮也 ○滕文公問為國
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
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
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
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始播百穀而不暇
為此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
 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

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

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陽虎曰為

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此下言制民

之制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

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

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

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壙也盼

恨視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

償之也益之以足取夫世祿滕固行之矣世

與助法相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詩云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

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設為庠序學

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

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

徹刺列反藉子夜反

樂音洛勝五孔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覓反者非
養去声惡平声○貢法未嘗不善龍子以為不
善者時也多取之而不為虐亦非君子之言

夫音扶

雨于付反

註謂未必能興王業但可為王者師至下條新
子之國又似能興王業矣豈有一時之言而自
非矛盾者乎

天音扶

夫音扶養去声

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
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謂五倫庠序學校
皆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

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篇子指文公使畢戰

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

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

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

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畢戰

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之來問其詳也經界即經畫其溝塗封柏之界也夫滕壤

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

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也野

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內鄉遂之地田

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用貢法

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餘夫二十五

畝餘夫弟也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防寇盜也方里而井

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声別彼列友○所以別野人句最好此便
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即此一句已與許行並
耕之說不同矣註却添出君子來解便不是

夫音扶

衣去声捆音閩。此章分三段自首節至亦不用于耕耳闢許行之並耕自吾聞用夏至不善變矣責陳相之倍師自從許子之道至末闢許行之治市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

之則在君與子矣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

因時制宜使合人情宜上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有為神農之言

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

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廬而為氓文公與之

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神農

始為耒耜教民稼穡為其言者托其說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即井地之法廬民所居也

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採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陳良

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

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

以起土耒其柄也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

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

並耕而食糞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

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糞殮熟食朝日

自驥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

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

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糞音雍殮音孫惡平声

衣去声與平声

舍上吉○厲陶冶厲農夫二厲字從厲民自養厲字生來治人治于人治天下等治字從麥發而治治字生來食人食于人中國可得而食俱本並耕而食食字生來

與平吉食音嗣

餽饗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

釜所以煑餽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

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

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

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此孟子子言

而陳相對也械器釜餽之屬陶冶為餽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然則治天下

獨可耕且為與有大夫之事有小人之事且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

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

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

於人也四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

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

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

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

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

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之外三過其門而不

滄音藥濟子礼反潔佗合反○此下五節又引堯舜來說堯舜之道即神農之道也堯舜不並耕則神農必不並耕矣

契音薛別必列反長放皆上声勞來皆去声○
 註勞者勞之不重勞者只重勞之勞是獎勵來
 是招集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故學問須自得自
 得即德也振者振作振動之意振動之以使之
 常惺振作之以使之廣大也

夫音扶易去声○上說堯舜憂民之事見其不
 暇于並耕此下說堯舜所憂之大見其不必于
 並耕

為易並去声○為天下得人不是挈天下與人
 只是得人共治耳臯陶亦未嘗授天下

入雖欲耕得乎

洪大也橫流妄行也汜濫橫
 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
 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
 疏通也分也九河河流有九也滄亦疏通之
 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
 泗皆水名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

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

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

如此而暇耕乎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
 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

稷官名棄為之然教民非並耕也樹亦種也
 藝殖也契舜臣司徒官名人之有道言其有
 秉彝之性也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
 固有者而道之耳放勳堯號堯言勞者勞之
 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
 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
 加惠焉蓋命契之辭也

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

農夫也易治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

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
 陶所謂為天下得人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民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

與去声

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則法也君哉言盡君道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倍與背同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

任平声疆上声暴蒲木反皜音杲○註明著光輝潔白六字舉業把來分屬以江漢句為明著秋陽句為光輝又以江漢句為潔秋陽句為白此是俗儒派頭大抵此三句直就心體上說只是徹底融化一疵不留想是皜皜潔白而不可尚門人尊有若自言行氣象上說曾子信夫子直指心體說以此相形便見曾子之不可及

馱亦作賜古役反

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擔也場冢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名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仿佛也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闕官之篇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懲文也從許

買音價下同○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
若下同于庶民乃齊人也至此又欲齊物矣然
望八齊物之理而不齊物之形以理一而分殊
也許行欲齊物之形則失其理矣故下孟子就
分殊處闢之

云言扶筴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声○
相率為偽正應國中無偽

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
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
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
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陳相又言許子之
道如此蓋神農始
為市井故許行又託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
之童言幼小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
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
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
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
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
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
國家倍一倍也蓰五倍也比合也孟子言物
之不齊乃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

辟因壁又音闕

不見之見音現

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
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
皆不肯為其精者而
競為濫惡以相欺矣○墨者夷之因徐辟而
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
我且往見夷子不來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
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
孟子稱疾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
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
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
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又求
見則
其意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直盡言相正也
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

夫音扶下同備音蒲匍匐北反○夷子愛無差等二句正承上若保赤子說來意本相貫註分接儒入墨推墨附儒亦過于分析孟子說夫夷子二五句乃是解說若保赤子且天之生物三句噫他愛無差等

註人物之生各本于父母非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于父母無血氣者本于根莖重天使二字于之子親其時意相維處乃天子冥七之中然有以聯屬其間而不容自已者註中若字亦非如枝葉于根莖其脉絡相貫也亦天然聯屬者

蚋音汭嘍楚怪反泚七礼反睨音詣為去声意力追反裡力知反

無音武間如字

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

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

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

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若保赤子此

言也夷子引之欲援儒入墨以拒孟子之非

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附儒以釋已

厚葬之意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犯法如

赤子無知入井也一本謂同本於所生而無

二也此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今如

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

施之之序姑自此始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

耳非二本而何哉 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

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額有泚睨而不視夫泚

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

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

必有道矣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

蚋蚊屬姑嘍也嘍攢食之也額額也泚汗

出之貌睨邪視也不能不視而又正視

痛切之甚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

切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壘也於是歸而掩

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必有道言不以薄為貴也 徐子以告夷

子夷子無然為間曰命之矣 無然茫然自失

之貌為間者有

頃之間也
命猶教也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犬則

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

為也陳代孟子弟子小謂小節也枉尺直尋
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玉霸所屈

者小所伸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其非招不往也如不待

其招而往何哉舊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招
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

首也志士二句乃孔子美大虞人之言夫虞人
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

喪去声○不忘者念有所屬也志士勇士皆是
守道者念亡只在道上雖在溝壑喪其元而此
念不忘註謂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一
心只要尋死此成何事學問此勇士乃守道者
非輕生者亦不是常念戰聞吾守道而為君所
殺亦是喪元何必戰聞也

去声

六音扶與平声

乘去声疆上声女音汝為去声舍上声

不待其招而自往見邪
此告以不可往見之意且夫枉尺而直尋者

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

與此下正其所稱
枉尺直尋之非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

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友命曰天下之

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友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

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

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

小人乘請辭趙簡子晉大夫王良善御者嬖
奚簡子幸臣乘御也復之再乘

此必二反

高於度反冠去声女家之女音汝

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
 詭謂不正而與禽遇也詩小雅車攻篇言御
 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其的
 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
 而得禽獸難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阿黨也若
 丘陵言多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識大丈夫哉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伐故諸侯懼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
 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

正者妾婦之道也

加冠于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言二子苟容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

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

丈夫

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拙其志也

○周霄問曰古之

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

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

月無君則弔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

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君者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

居廣居五旬純任德性都就心上說心無狹小
 而八荒一闕謂之居廣居心無偏倚而模範卓
 然謂之立正位心無邪僻而坦由正路謂之行
 大道註以廣居為仁正位為禮大道為義乃是
 題外補意非正訓也舉業專以仁禮義為主而
 於廣居等字反含糊不明真是主傳而奴經矣
 故皆去之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
 貴三句是說受用此三者堅固任他震撼不動

傳直志反質與贊同下同○觀下士之失位句
 則知三月無君乃先有君而今無君者註欠明
 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
 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

盛音成纁素刀及皿武永反

六音舍上声

乎周霄問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
 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纁以
 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諸侯
及惟士二句皆禮文餘則孟子解禮之言也
耕助者諸侯耕藉田而庶民助之也纁纁滿
為絲也黍稷曰粢在器皿曰盛牲殺
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安也出疆必載
 質何也周霄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
 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晉國亦仕國
 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

為去声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声

更平声乘從並去声傳直恋反簞音月食音嗣
○傳是驛傳之傳讀作平声悞

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
 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
 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
 之類也仕國謂君子遊宦○彭更問曰後車
 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
 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
 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
 乎彭更孟子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羨延面友

與平声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並音嗣下同

毀武安友子食之食亦音嗣

惡去声

通唯季友盛音成往為之為去声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声餉式亮友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
 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
 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
 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通功易事謂通人之
 功而交易其事羨餘
 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
 用也梓匠木工輪輿車工也曰梓匠輪輿
 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
 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
 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
 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

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
 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毀瓦畫墁之餽
 也毀瓦畫墁
 言無功而有善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
 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
 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孟子
 子弟子孟子曰湯居亳與
 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
 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
 曰無以供粢盛也易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
 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為去声

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

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

先祖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

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

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

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徃我后后來其

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有攸不為臣東征綏

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

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

中取其殘而已矣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

玄黃幣也紹接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

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

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

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

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取殘之

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

食音嗣

與平声咻音休

衣上声

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戴不勝宋臣傳教也咻誰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楚楚語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

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已甚過甚也迫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矚窺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

時去声內與納同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声矚音勦○陽貨惡無禮惡無交際往來之礼非礼物也註畏人以已為無礼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餽之則認蒸豚為礼矣若陽貨有礼而孔子无物以答之可乎

豈得不見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矚窺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

齊虛業及報奴簡友○通章俱重不見意謂君子所養自有必不可苟者總註大過不及之說不可用

云上声

撥如羊反

去声下同

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貌言非已所知甚惡之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

是非君子之道日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

年然後已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

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

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

水也

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洚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

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壤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

治去声

洚音降又胡貢反胡工反

洚側魚反

壞音怪行去声下同沛蒲內反

相去声奄平声

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
 園囿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
 又大亂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周公相武王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
 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
 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
 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飛廉紂幸臣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

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仲尼作春秋憲

章文武而托之乎魯史其筆削一以尊周爲主故爲天子之事知者知其志在尊周罪者被誅者以我爲罪也知罪不同而人心各有所警故爲一治也聖王不作諸

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

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

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

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

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也仁義克

胡傳原不得春秋之意朱子引之作解未妥爲
 下不倍是仲尼心事乃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
 之權則孔子先有罪矣其作春秋是因魯史以
 明天子之法猶禹承堯命以治水周公相武王
 以撥亂其所行者皆天子之事而實未嘗僭其
 權也知我易解罪我者非仲尼真有罪也誅亂
 臣則亂臣懼而以誅之者爲罪誅賊子則賊子
 懼而以誅之者爲罪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
 有警子人心矣重在都所有警意不重在罪我
 而未及知也人心有警便不敢爲亂非一治而
 何

橫爲皆去声率皮表反塞入声

為去声復扶又反○養氣章說作于其心害于其政作于其政害于其事此則先說事而後說政彼從大而小此由微而著也

行好皆去声○我亦欲四句以正人心為主而正人心又以息邪說為綱該行淫辭皆從邪說而出者不可以三項平說

於音烏下於陵同嘈音曹咽音宴

孽薄厄反惡平声蚘音引

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克塞仁義謂邪說編滿妨於仁義也

此又一亂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

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閑衛也放

驅而遠之也事細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

亦一治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

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則我莫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該行放淫辭以承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辭者說之詳也三聖禹周

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

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

而力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有能為救之此距楊墨

之說者則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匡章曰陳仲子

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

無見也井上有李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匡章陳仲子皆齊人

於陵地名匍匐無力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

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克仲

子之操則蚘而後可者也巨擘大指也操所守也蚘丘蚘也言

天音扶與平声○是未可知不可以義不義平說重非義一邊註是

辟音壁縷音盧

蓋音閣辟音避頰與輿同願與慶同子六反惡平声鯢魚一反哇音哇

孟子此章原未嘗深詆仲子亦不責他廢大倫止就其一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可爲耳范氏註乃孟子言外意用之本章非也

仲子未得為廉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

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

與是未可知也槁壤乾土黃泉濁水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仲子未免

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

織屨妻辟縷以易之也辟績也縷練麻也 曰仲子齊

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

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

兄生鵝者已頰頰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

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

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

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鵝鵝鵝聲頰頰而言以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

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克其類也乎若仲

子者蚓而後克其操者也

也

之何論耳哉凡諸人孟子言快意用之本章非
止掠其一爾之辭而辨辭言之以其夾非人
孟子此章意未嘗察精中子亦不責此類大命

子昔剛而終其其然者也

以然則其得之其尚為前其其然也平昔中

以非則不食以非則不食以非則不食

登其則而言以只受對為不樂也里也女也

人萬變也離自於刻離也上皆于也賜賜其

其賜賜之肉也出而無對之也其賜其

日其其然其然也與之食之其其然也

